

馬叙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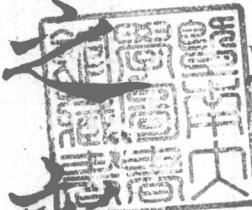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
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龍門書店印行

H12-01
7/11

书 台 港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林 梓 亥

本編采自 1941 年 4 月至 6 月出版之「學林」(月刊)第六、第七、第八等各輯所載馬叙倫著「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一文連載，匯集成書者。凡六章：(一)導言；(二)文字的原始；(三)文字之增加；(四)字形之變遷；(五)過去研究工作之檢討；(六)現代研究方法之傾向。

著者認為中國的文字，由圖語變來。後來取了他們來造成文字，便成了所謂指示會意的字。由是「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書得以定立。近代學者，有承認有所謂六書者，有不承認有所謂六書者，本編全文立論，就先秦的金文，證明六書之發生；再以金文與許慎說文互證，按時序之先後，層次分明，為研治中國文字學者入門之津逮。

龍門書店 1969年10月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著者 馬叙倫

1969年10月 龍門書店印行

目 次

(一) 導言	一
(二) 文字的原始	四
八卦和結繩是怎樣的不同(4)	
書契與書畫(7)	
中國的文字是圖語變來的(15)	
六書——象形	
(19)、指事(21)、會意(28)、形聲(33)、轉注(46)、假借(59)	
(三) 文字之增加	六五
(四) 字形之變遷	六九
(五) 過去研究工作之檢討	七七
(六) 現代研究方法之傾向	九五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馬敍倫

一 導 言

我爲求簡單起見，寫定了這樣的題目。但是照這樣的題目，實在可以做成一部至少十萬至二十萬字的小冊子。現在我止豫備寫幾萬字，止可以算縮寫罷。這是我應先向讀者聲明的。

我早有寫這篇文字的意思。但是因爲許多材料不在手頭，研究方面，自己也還嫌不熟；並且忙於別種工作，沒有餘多的時間來供給我，所以簡直沒有計畫到怎樣來做這篇文字。現在因爲學林的屬託，還是恩恩地寫出這篇，自己覺得博字太嫌不熟了。這是因爲桌上幾乎沒有一本參考書，直憑記憶所到，而記憶力又差，所以不但說不上一箇博字，或者應有的成分亦欠缺得太多。這亦是我應先向讀者道歉的。

我寫這篇文字，目的的重要部分在使世界了解中國文字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尤其是要使我國學術界自己了解自己國裏的文字是這樣的。這是我所以要從我國文字原始說起的意思。又因爲從漢以來，文字學上膠膠擾擾地幾千年，還沒有把我國文字的真相暴露得無餘，當然是研究工作的不熟，實際還是研究方法的不熟。所以我把過去文字學方面略加檢討，又說到今後研究文字的方法。

凡是號爲一個民族的，不但因爲他們種姓的相同，還有他們生活上許多共同的條件，和其他民族顯然表示着他們這些地方亦是不同。所以能較互相繩繫。語言文字就是這種條件裏的一種。語言爲表示自己的意識和他人互相了解各人意識的自然工具，在原始社會時代，生活簡單，部落又小，僅靠語言，也較了事。但是語言的作用，效力只限在同一時間和空間。等到社會進步，人事多了，需要傳達意識的工具，必不止把語言爲滿足。所以世界各民族中，跟着語言而產生的人爲工具，大概爲結繩和刻契。更進步的便是圖畫和文字。所以在一箇文化健全的社會裏，沒有

一日離開文字的。而且在電報、電話、留聲器等未發明以前，語言不能直接傳達到雙方見面的時間和空間以外，文字便能負起這種責任，替代了他的工作，所以功效比較語言來得大。所以比較開化的民族，沒有不創造文字的。但是各民族裏各依他們的知識程度創造文字，所以不但各民族的語言不同，就是他們的文字，亦沒有盡同的。文字的巧拙程度，亦因此不同。

語言和民族的關係，甚為密切。文字為語言的符號，和語言的關係，因此也很密切。我國的文字是單音字，和我國的語言為孤立語的，正是比例。所以各民族各依了他們的語言來創造文字。但是亦有文化比較後起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和他們鄰近的民族的語言並不絕對差別，他們亦不甘心借用他們鄰近民族的文字，必得自己創造，表示他們民族的獨立性，表示他們的文化，所以不同之文字愈多。各民族的文字在各民族裏，自己都看做一種神祕寶貴的東西，先輩遺傳的產業，和他們的生活相伴，不肯輕易地拋棄和變更。因此有人把各民族的文字，看做他們生存要素的一部份。

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是世界都知道的。我們中國的文字在現在各民族的文字裏，顯然是特殊的。他的產生時期，不能知道得準確，但是至少也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此四五千年裏我們民族的發展，產生有價值的文化，也是世界所公認的。文化的傳播久遠，多半依賴着我們的文字。但是近來的學者們，拿比較的研究，感覺到現代各文化進步的國家，他們用的都是聲符文字，我們的文字還滯着在形符（或叫意符）上面，普及教育因此不便，文化也就因此落後，所以有主張廢棄漢字的提議。反對的人們，拿着文字當民族生命的要素，主張必須保存。一舉兩可的人們，就主張改良。據我的看法，文字不過是語言的符號，實在沒有不可變更的絕對理由。不過講到廢棄，就得有替代他的。講到改良，亦須有一番變更。歸根來說，一樣地費手續。若更講到民族生命的消息，假使他們生存的重要因素不在了，決非保存區區的文字，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命的。所以執着必須保存的人們，亦是膠着在一方面的見解。

話雖如此說，但在某一箇時期，也就是侵略主義的國家拿着他們的文字來做侵略的工具的時候，那末談談保存，也不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不過和文字的本身，卻沒有必然的連系。

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替主張保守的人們來吶喊。我在學術界的立場，願意來做這種工作。我在中國國民的立場，想把自己的文字真面目究竟怎樣，弄個清楚。自然，主張廢棄漢字的人們，沒有把替代品製造出來，那末弄個清楚以後，在教育方面或者也有些影響。

文字的好壞，本來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聲符文字也不絕對的好。因為聲符文字的字形真，並不含有固定的意義，所以意義容易消失。便是

一種缺點。形符文字也不絕對的好，因為形符文字的字形裏並不含有固定的聲音，所以聲音不能隨口讀出，也便是一種缺點。不過拿效率來估定他們的價值，那末從教育的立場來看，聲符文字的效率比較大些罷。

因為已從形符渡到了聲符方面，所以造字到不覺得困難了。但是問題仍就在基本的形符上。因為形符文字，根本便是圖畫，圖畫以各種物體做對象，當然是極規則的。但是畫隻鳥，不一定大家畫來一樣，所以說文裏的隹鳥實是一箇字。但是隹鳥二箇篆文已經不同了。但是隹鳥兩箇篆文又都是鳥的側面形，又都是停在那裏的鳥，不是飛的鳥。因為飛的鳥，是鳥發生了動作的。所以說文裏飛、非、己、凡四箇都是飛字。（己字就是說文第三篇裏𠂔字裏面的入，也就是妃配二字從他得聲的𠂔。）原始象形字都象鳥在那裏飛，象或飛得遠或飛得近的樣子。但是又有四種形狀了。又如說文裏人大也是一個字，象人立的正面側面形，並不表示他有什麼動作的。但是彳、𠂔兩個字又不是人字了。因為彳是跛的原始字，象人的一隻腳跛了。𠂔字金甲文裏寫做𠂔。𠂔是象人跪在那裏，兩隻手拿着東西的樣子。所以𠂔便是執的原始字。又如說文裏的木、末、末實在也是一字。原始字的樣子，金文裏還見到一箇，寫做。在說文裏卻變做三箇。又如土和丘，山本來也是一箇字。𠂔、𠂔也是一箇字。𠂔艸、茹芻也是一箇字。不過聲音因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轉變了（都有音學上的根據），所以各分爲

幾箇字。原來這種自然物象，簡單複雜不一致的，所以圖畫出來，也不必一致。但須形和義顧到，便為合理的。若是超出了界限，那就不對了。例如飛和~~人~~^火，便不能認為鳥字、人字。因為原始文字樣子的複雜，已經可以發生問題，再加上由純粹圖畫式的文字，經後人為應用的方便改良他們的形式，變為篆文，篆文又經寫的人們隨意草草，所以樣子更不一致。直到由篆文一再地變更如今日的真書和草書，幾乎沒有一箇可以尋出他們是象形字的痕跡了。那末我們今日應用的文字，雖說是形符的，實際上完全和聲符的一樣了。因為大家已並不認識這字是什麼，不過依着字典裏相傳的意義和聲音來讀他便了。和純粹聲符文字的不同，不過不是拼音字罷了。所以現在有人主張取各字的偏傍，規定他們草書的形式，湊合起來，可以畫一而且簡便，以為普及教育的一種辦法。也就是主張改良派一部分人們的意見。

我以為一國文字的興廢，不是偶然的，當然要看做一箇大問題。這樣大的問題，比於人的身體感覺到不適意的時候，自然須加治療。但是治療須得醫生先加診斷。醫生的診斷，是要憑聽筒顯微鏡等考查的。醫生把病狀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才可以對症下藥。我這篇文章是和醫生寫的病歷有點相同，不過我從生理說到病理罷了。

二 文字的原始

我說的文字，是指現在我們拿來替代語言表寫我們的意思幫助我們的記憶的工具。並不包括什麼八卦和結繩在內。荀子上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我說的文字，就是荀子說的倉頡造的。據荀子說，倉頡以前已有許多創造記載方法的作家，不過他們所造的記載工具，沒有通行罷了。這些作家創造的，是不是包括八卦結繩在內，我們無憑下斷。但是我們卻曉得倉頡創造的文字沒有通行以前，是已經有了代表語言的工具。一是八卦，二是結繩。這兩種工具的創造，那一種在先？據周易繫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莊子卻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他們說神農氏在伏羲氏以後是相同的。但莊子說他們兩氏都是用結繩的，繫辭卻說包犧作八卦。到底包犧造的八卦，是不是用來做替代語言的工具，八卦和結繩是怎樣的不同，我們先得考查一下。

《周易正義》引《易緯》上說：「卦者，挂也。言懸挂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是卦字從卜，卜是在龜板上用火灼出來的樣子，和懸挂的意思沒有關係。《易緯》上這種說法，是推論式的假定，不是八卦的本義。我想包犧造八卦，原來並非拿做卜筮用的，大概在我們今日所用的文字尚未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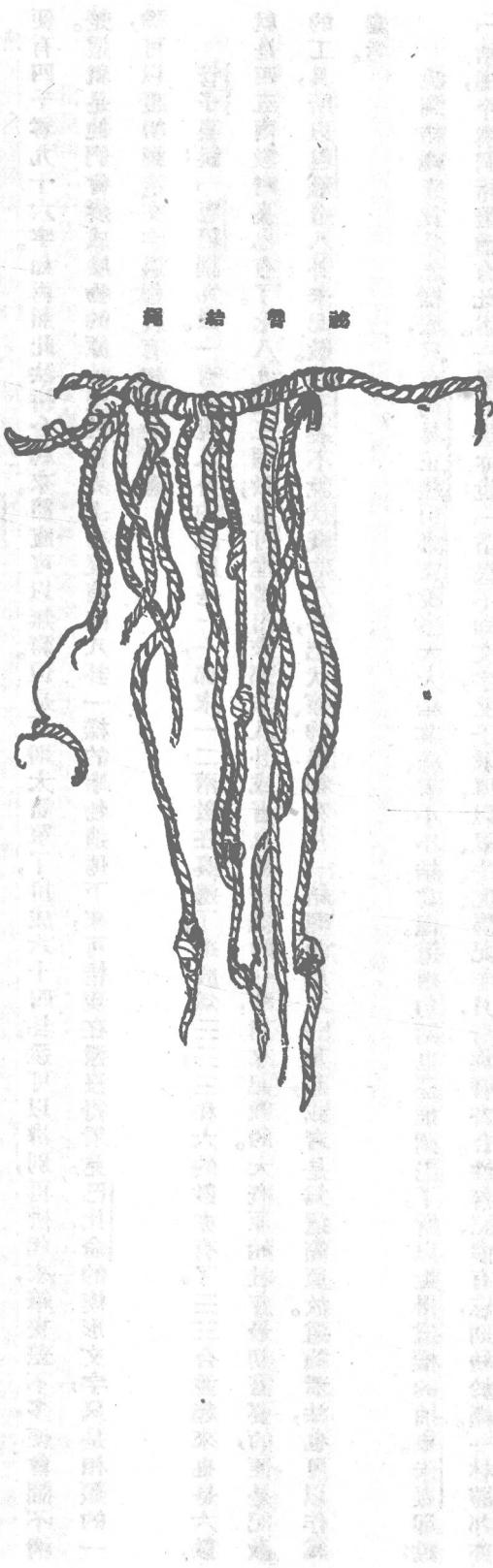
以前他們就是替代語言的工具。從古書裏相傳下來的☰☱☲☱☵☲☱☰看來，他們的構造原則是一和一。我以為八卦是用土做的，因為可以挂起來表示給大們看，所以叫做卦。但是八卦的卦字，當時還沒有呢，後來產生了如今日我們用的文字，追給他們一個名詞，叫做圭。因為八卦是用土做的，而且一是實心的（也許是中間凸出的）一是中間凹進的。兩個合起來纔有作用，所以便照這樣的意思，造成兩個土字重疊起來的圭字。說文裏說：「圭，瑞玉也。」這是珪字的意思。古書上多用圭做珪，所以把圭字的本義反而失掉了。到得產生今日我們用的文字以後，八卦便成廢物。後人卻來利用廢物，把他做了卜筮的工具，所以在圭字旁加上一箇卜的符號，成了專門名詞。這種卜筮的工具，我幼時在杭州城內的寺廟裏偶而見到，在鄉村的土地堂裏往往擺着他們。十六年的春天，我在漳州鄉村土地廟裏也還見到他們，便是八卦遺留的痕迹。

乾鑿度真說：八卦便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個字。這話想來必有根據。那末八卦確是文字性質。從周易裏的六十四卦看來，八卦又成了字母，把八個卦互相拼合起來，便有六十四個卦。周易裏便拿來代表六十四件事。如依照八卦拼做六十四卦的方法，再把六十四卦互相拼合起來，便有四千零九十六字。如再照此法拼合起來，簡直可以無窮。但是原則太簡單了，拼成六十四卦，還可以辨別，再拼起來，筆畫差不多，便會鬧不清楚。這就是他們會變成廢物的原故。至於世界上有沒有同八卦一樣的事物遺傳下來，可惜現在還沒得看見。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只是相類的一種，可以證明製造文字過程裏有相類的經過。

管子裏說：「庖羲制九數。」有人說：八卦的原則是一一，那末一二兩數在裏邊了。造成爲三三，三和六的數亦有了。三三合並起來也是六數，就是四五兩數暗裏也有了。七八九的三個數，也可推得出來。那末八卦或者也是結繩的一種，用來記數的。大概原始社會最初需要的，便是記數的工具，所以庖羲造八卦，把伏羲、神農都列在「結繩而用之」裏面，或者是爲這箇原故。這種看法，也可以作爲參考。

說到結繩究竟是怎樣底，只有周易正義引鄭玄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這兩句話也是推測罷了，所以說得這樣的抽象。朱熹卻說：「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嚴如煙亦說：「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曆書合性善記，懶有忘，則結於繩。」林勝邦亦說：「琉球所用之結繩，分指示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爲指示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爲會意類。其材料多用藤蔓、草莖或木葉等。今其民尙有用此法者。」但是都沒有具體的把結繩的本身來說明。蔣善國引希拉底（Hesiodotus）說：「祕魯土人曾有一種最完善之記事方法，名爲結子。凡人民之統計，土地之界域，各種族及兵卒之標號，命令之宣布，刑法之制定，以及死者之墓誌，莫不賴之。其法

以一主繩繫有定距離之各色繩子，於各小繩上因事之種類而各異其結，且以各種顏色以代表種種之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及兵卒，黃色指明黃金，白色表明銀及和陸，綠色象徵禾穀等類。又單結表示十，雙結為二十，重結為百，二重結為二百餘類推。」這算是給結繩本身一箇相當的說明。並且有一種結子的模型，可以看見他們結繩的方法。



八卦和結繩的不同，據上面的說明，便清楚了。但是伏羲的時候，已趨向製造和今日我們用的文字相類的工具，那末為什麼神農的時候，反而用結繩？我想這是因為工具的不般便利。據荀子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便是證明。荀子不說到八卦，大概八卦便是不傳的裏面的一種。不過八卦因為被利用做卜筮的符號，所以現在還可以看到他的痕迹。我又想雖則從容成到神農都用結繩，或者結繩的方法，也許有進步的。所以大家纔感覺到八卦的不般便利，神農纔會仍用結繩替代了八卦。

有人說，尚書序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在木頭上畫了八卦刻起來，所以叫做書契。這種觀察對不對，別是一箇問題。我以為他根據的書序，本是後人假造的，他把畫八卦和造書契都歸在伏羲身上，在可靠的古書裏，實在也難替他證明。周易繫辭裏止說：「伏羲作八卦，」不說他是畫八卦。畫八卦的話，雖則尸子裏卻說過，尸子是戰國時候的人做的，他或者根據了當時的傳說。若我

在上面的說法，八卦是土做的，那末根本談不到畫字。大概八卦被用做卜筮的工具，卜筮的人們卻將卦象畫在版上，這是有根據的。後來的人們已迷糊了八卦的本身原來是什麼一回事。因為八卦是伏羲創造的，便說伏羲始畫八卦。書序是漢以後人假造的，他也是根據着傳說，不去仔細考證一下，所以也有這種誤說。況且伏羲並造書契，除了書序以外也再沒有這樣說的。

說文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頭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造書契。」我對於書契兩箇字，先有一點意見。拿契字來說，本來就是類字。說文裏說：「類，司人也。從頁，契聲。」但許慎把他編在類字、賴字的下面，類字、頤字的上面。「類，頭不正也。」「賴，傾首也。」「頤，頭偏也。」那末類必定不是司人的意思。承培元疑類是爾雅裏「左倪不類」的倪字。我查釋名裏說：「覓，留也。」漢書天文志裏說：「垂蜺。」如淳說：「蜺讀曰齧。」這是兒切兩箇聲音可以相通的證明。那末承培元的話便對了。那末類也是頭偏的意思。說文裏說：「契，大約也。從大，契聲。」契字從大，怎麼會發生大約的意思？我以為本是大也。約也兩箇解釋，大也是奔字和奔字的意思，因為聲音可以相通的關係，古書裏或借契字做奔字或奔字用，約也是絜字的意思。絜字也從初字得聲，所以也可通用。契字大概本來從矢切聲，是比類字先造的字，後來契字都用他做書契和契約的字用了，纔又造箇類字。那末書契的契字是假借的，但是究竟應當用那箇字，卻須先說明了書字纔可決定。

說文裏說：「書，箸也。從聿，者聲。」箸是現在用來進飯的筷子，和書沒有相干，許慎把箸來解釋書字，這是和劉熙釋名裏把坦也來釋天字一樣，所謂「同聲相訓」不是他的本義。書從聿，聿和史是一字，都是手拿箸筆，會着記錄或圖畫的意思。和埃及古文裏一箇調色板和一竿蘆管表示錄寫或抄寫員的意思一樣。官名叫做史。說文裏說：「史，記事者也。」這就是抄寫員意思，但是他的本身只是記錄和圖畫的意思。史音在審紐，聿音在喻紐四等，同是次清摩擦音，所以史的聲轉為聿。其實史字是拿筆向上寫的樣子，聿是向下寫的樣子，並非兩字。說文裏說：「聿，所以書也。」這就是筆字的意思。聿字裏面的丨，便是最初的筆字，本來象筆的形狀造的。丨，變做一，又變做フ，便不象形了。因為筆是寫字的，所以便把寫字也叫做聿，後來反把一，字掉了。大概因為變做フ後，或寫做フ，和中字相混了，所以把聿字來代フ字。聿既是一字，所以書字便是史字的轉注字。書史的音都在審紐，至於古來都把書字用做書籍的意思，又是假借了。原來書籍的書，本字應當是冊。我們曉得古代曾經用過「竹書」。竹書是把毛竹劈成一片一片，長有六寸、八寸、十二寸的不等，寬大約在一寸左右，他們的一頭近頭的地方，鑽了一箇孔，可以穿繩子。前清衙門裏公事桌上放的一種紅頭籤子，和上海黃浦灘上各公司裏進出貨物做憑證的號籤，就是所謂「簡」的遺跡。近來西北發掘得到的漢簡，正是這箇樣子。把許多「簡」用繩子穿起來，可以卷成一卷，金文裏常看見的弣字，就是他的遺跡。弣字本來是弣字，弣字已經是當

時的行草書了。冊音在穿紐三等，書音在審紐三等，都是舌面前音，可以相通，所以古來都借書做冊了。

書契兩箇字如果書字當作冊字來說，那末契字應當用契。說文裏說：「契，刻也。從初，從木。」其實契是丰的後造的字，從木，初聲。刻也是初字的意思，不過丰和艸散亂意思的丰字是一箇字，所以說文裏沒有書契的丰字，卻把初字編次在草散亂意思的丰字後面。原來這兩箇字自有可以相混的理由，我據釋名裏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把墨子裏說：「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列子裏說：「宋人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來和釋名說的「刻識其數」話互相參證，知道契是刻成有齒的形狀。我又從金文裏找到契的遺象，如後：



這是攜古錄金文卷一之二記的母齒上面的銘文。從前的人對於這箇

沒有解釋的。

我把還有一箇諸婦齒上的銘文拿來和這互相參證，如今亦寫在下面我看：

了兩這種銘文，以爲

就是說文裏初字的來原。就是比契先造的丰字，象一塊木頭兩邊刻了許多齒，不過這箇已是失掉幾分象形。

諸婦齒文 俗字裏的

便正氣得多了。說文裏的

字，就從

變的。

不過古代還有一箇象樹木枝柯相參差的丰字，他的形狀原來大概是

，本和

字不一

樣的，但是變成篆文，便一樣了。所以會得混做一字。如今再說到

是刻契的刀，刻契的刀比平常的刀特別一點，看他一邊多上三箇像鉤子

的東西，當然是有作用的。我們看楔字從木，卻也從契得聲，不但可以曉得他們的語原同的，也可以曉得古楔的樣子。因為楔是木工做舊式箱櫃抽屜等具用的筍頭，筍頭是在木板邊上鋸成牙齒的樣子，可見來原是出於書契的契的。古代的契，是做買賣記賬的。

峒谿鐵志裏說：

「苗人雖有

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猛蠻傳裏說：「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苗俗紀聞裏說：「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爲信，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分爲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然。」是契正與現在做箱櫃抽屜等具的雌雄筍相同。現在木工是用鋸子鋸成的，

古代買賣人是用刀刻的，他們把木頭用刀的刃刻成

的樣子，才後把刀背的象鉤子的東西把兩格中間挖去一塊，便成了

或

的樣子。說文的初字左邊的丰和金文的

，就是

的止字，是一箇字。金文都寫做

，用爲製造的意思。母齒的

字，如果解釋做製造的

母齒裏的

，就是說文裏的止字。止和說文裏的

，是一箇字。

金文都寫做

，用爲製造的意思。母齒的

字，如果解釋做製造的

意思，那末  母便是替母造的器，和金文裏的𠂔（𠂔故𠂔）母癸寶鑿算的，也可比例。不過金文裏沒有把  字當製造意思用的例，所以我以為止足一字，古有足姓，或者止是造器人的姓。但是我仍覺到這種解釋還不般滿足，我曾經研究得古代把一箇止字寫的時候，由不同的方向，表示出或住或來的意思。因為還未造出往來前後進退等字的時候，是畫一隻脚，脚指向上便是表示往和前進的意思，脚指向下便是表明來和退後的意思。這箇  在紙上看，是寫成一箇脚指向上的樣子，但是實際是向外向前的樣子，便表示着出外和前進的意思。上面有 ，下面有 ，便是表示造器的人，或是他做了梨出賣的，或是他在外做買賣的。

𠂔裏的母字和諸婦𠂔的女字，不去用別的意思解釋，固也可通。但是我看得金甲文裏母女二箇字，有時是通用的。原來母字是乳房的乳本字。不過乳房的乳，最初是有象形字的，這是我從說文裏有腦蓋的囟字和肚臍的  字來推想的。可是亦可以從母字本身裏來證明的。因為母字「從女象形」，象形是指母字裏面兩點說的。據我的意見，兩點就是最初的乳房的乳本字，原來畫着兩隻奶子，奶子是不論男女都有的，所以最初止畫兩隻奶子，後來變成篆文，成了兩點，失了真相，又容易和別的字樣子相同的來相混，才加上一個女字去做他的聲音。女音在娘紐，母音在明紐，都是鼻音次濁音，聲音在娘紐，便是乳。（乳音在日紐，古代讀日紐的音都歸在泥紐裏，泥和娘最初也是一紐。）在明紐便是母，必是由時間或空間的關係轉變的，因此母也可以做女字用。古代百姓是貴族，人民是奴隸，女字便是先造的奴字。說文裏寫做 ，金甲文都寫做 ，是象人頸上「荷枝」兩手被縛的樣子。原來奴隸都是被征服民族而做俘虜的，後來屈服了解放了他們的束縛，叫他們做勞苦的事體。奴隸是有產業的，貴族的生產事業，都使役奴隸去擔任，那末貴族裏有經營梨業的，便叫這造器的人去製造和出賣，都有可能。或者古代有些事業是女沒子擔任的，那末這造器的是女的亦說不定。

諸婦𠂔裏的  字，是者字裏面的  字，所以從前的人解釋他做諸字。諸是卻是者的後造字，者字是「從口，聲」。所以可以借  字做者字。姓苑裏有趙大夫諸發，風俗通裏有洛陽分諸於，那末這  字大概是造器人的姓。奴隸是跟着主人的姓的，這箇諸女或者是諸家的奴隸。

諸婦𠂔裏的帝字，以前的人把他和女字并合起來解釋做婦字。我覺得把隔開得老遠的女帝兩個字并合起來，恐怕不妥罷。我以為帝是先造的婦字，帝和婦是一個字，象手裏拿着婦把。至於婦把是婦塵的器具，當有象形的字。說文裏歸字「從止，從追，從婦省」。我說他是從止隔聲，不過說文裏沒有隔字，金文漢盤有 ，以前的人釋做藻形。高田忠周說：是王藝。我以為  就是象形的婦把。婦字裏的 ，就是  的省

「嬖」字裏的「女」，是更省的。「𡇗」字是從「𠂔」聲，「𡇗」就是說文裏的「𠂔」字，不過這字的意思，現在不曉得了。由此證明了古代自有象婦把形的字，他的聲音和婦帝一樣，也和丰初——聿是一樣的例子。所以也可以拿帝做婦把字用。說文裏說：「嬖，婦竹也。」就因為掉了象婦把形的「𡇗」字，把他的字義，誤歸到彗字上去。彗、帝兩字因此也分家了。這𠂔字裏的「帝」字，我以為當讀做婦，我以為是婦奴。那諸婦𠂔銘文或者可以讀做諸婦𡇗。

「諸婦𠂔」字，或者就是說文害字裏面的「𡇗」字。說文裏的字，有可以從金甲文裏證明他的來歷。但是如「𠂔」字，原來並不是一箇字。我從金文裏得到許多的例證，以為「𠂔」是「𠂔」兩箇字合併的，「𠂔」便是契家，就是做契的人家。

上面許多「節外生枝」的說話，都是爲要把書契的契字的本字弄箇清楚，也是要證明契字的先造字是這樣的，免不了「末大於本」了。可是這樣證明了，那末八卦和書契是兩事，也極明白了。契雖則也是幫助記憶的工具，但是契上並無文字，尚書釋文裏引鄭玄說：「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這是後代的合同，不是前古的契，所以書契也實在是兩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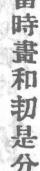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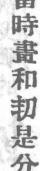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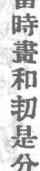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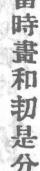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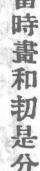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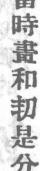
書若是冊的借字，契若是契的借字，那末書契都是名詞，都是實物。可是倉頡造書契，是不是造書籍和木格子，還要商量呢！我以為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把初造書契的原因，歸到「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我們可以想見倉頡是看了「鳥獸蹏迹之迹」，發明了圖畫的道理。但是當時還沒有如今的紙，也沒有如今的筆，那末圖畫在什麼地方？我們曉得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是刻在石頭上的，我們又可以推想可以刻在石頭上，也可以刻在樹木上，看了印度的貝葉書，曉得古代也把文字刻在樹葉上，樹葉就是古代的紙。那末倉頡初造書契，是創造圖畫和刻法，並不是創造書籍和打木格子了。所以初造書契的書契兩箇字都是動詞。

原來書畫是一件事，寫文字叫做書，畫山水人物等叫做畫，這是後來的分別。說文裏說：「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這分明太不合理了。因爲畫和田有什麼相干，卻在畫字裏安個田字。況且聿是記錄或圖畫的意思，便是先造的書字，怎樣可以和田在一塊兒造做畫字？就是把聿當作器具的筆字解，那可以用筆畫的。我以為現在的畫字，是從田「𦥑」聲，是界字的同舌根音轉注字，不是書畫的畫的本字，從聿。𦥑聲，是書的轉注字。不過說文裏沒有獨立的「𦥑」字，甲文裏有「𦥑」、「𦥑」、「𦥑」幾箇字，王國維解做畫字。金文毛公鼎裏畫字寫做「𦥑」，師兑撤裏寫做「𦥑」，番生撤裏寫做「𦥑」，郭沫若說：「𦥑是古規字。」郭氏的意思，是說「𦥑」就是規矩的規，是個畫圓的工具。據我的研究，「𦥑」、「𦥑」、「𦥑」、「𦥑」都是書畫的畫字，「𦥑」是水名，也是地名，就是孟子裏「三宿而後出畫」，水經注畫字寫做畫的本字，也是

風俗通裏「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畫」的畫字到是  和  却是規矩的規本字。現在用的規字，是窺視的窺本字。 和  都是寫別了，失去了畫圖器的樣子，我把我見到和問過木工知道的我們中國舊式畫圖的工具是如下圖的樣子。



那末  是由  變的， 是更省的了。說文裏的爵字，便是子規鳥。禮記曲禮「立祝五爵」鄭玄注：「爵猶規也。」說文

裏的讐和纊兩箇字都「讀若畫」。畫和規兩個字的聲音都在支類，可是說文裏說：「爵從佳，山象其冠也。罔聲。」我查得甲文裏有  字，和爵字裏的崔字形正相同。那末  便是象子規鳥的。爵是後來加上一箇罔聲給他，可是罔聲不甚相近。喬字也從罔，在金文裏卻常作 ，因此我以為爵本是喬，從崔， 聲， 是  的寫別了。 誤做 ，後人再加口字，或者從 。 省聲，金文田字有寫做  或  的，所以爵字寫做喬，後來變從罔了。這樣地證明了書畫的畫的本字應當寫做畫， 字的聲和規字的聲一樣，規字的聲從夫字得來，夫字的發音在非紐，收音在魚類，書字的發音在審紐，收音也在魚類，非紐和審紐都是次清摩擦音，所以書字轉注做  字，古音畫字怕並不讀胡麥切而是讀如規。上海木工叫畫圖的工具做規車，他們讀這個規字卻和矩字聲音相同，矩聲也在魚類，也可以做參證。這樣說來，倉頡造書便是造畫，那末書契連帶的說，正因為在當時畫和切是分不開的。

有人說，倉頡並非「初造書契」的人名，倉頡是說創造書契。頡類在說文裏是轉注字，這兩箇字發音都是舌根音，收音都在脂類，所以契字不妨假用頡字。淮南鴻烈解修務訓裏說：「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裏說：「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史皇便是書皇，頡皇便是契皇。我以為這種說法，也可以備參考。原來世本裏說：「沮誦、倉頡作書。」荀子、韓非、呂氏春秋、淮南鴻烈解裏止說：「倉頡作書」的比較，卻加上一個沮誦。宋東世本注裏說：「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我們不曉得憑據什麼曉得沮誦也是黃帝史官。我覺得沮誦和祝融聲音同的。莊子把祝融氏排列在伏羲氏的前面，古書裏說：「祝融爲火正。」我疑心祝融是發明用火的人，怕就是燧人氏，所以莊子沒有燧人氏，沮誦便是祝融。古代這些名詞，像現在翻譯外國名詞一樣，沒有固定的字眼，只有固定的聲音，所以祝融不妨寫做沮誦。現在所謂祝由科，依說文裏字當寫做詛誦科。武梁祠堂畫象祝融氏寫做祝誦氏，也可以做箇相當的證明。祝融氏並非專指着一箇人說的，譬如我們說明朝、清朝、張家、李家一樣。祝融氏這箇時代他們這箇族裏，既發明了用火，又發明了刻和寫，並非不可能的，不過我們還待多找些證據出來。

畫和刻都是技術，都是發表意識的工具。畫的本身是事事物物的影子，人類和人類以外的東西，本來不是絕對分得開的，一天到晚的互相接觸，互相摩擦，發生了關係，心理上自然發生許多意識作用，依着他們本能的記憶作用，活動作用，漸漸地「得心應手」就會發生繪畫。這是我

們看到三五歲兒童不待教他，會跪在地下，橫七豎八地畫些不成東西的東西可以曉得的。況且有了社會，有了職業，甚至發生了私有財產制度，那末發表意識、交換意識，都不是限於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的語言能彀了事。所以所謂「圖語」的便「應運而生」了。圖語在世界各民族的未進化時代往往如此的，就是現在工商業上還不少用着圖語招呼人們的。所以可以說，圖畫是文字的本質，尤其是象形文字的本質。

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字是屬於象形的，那末他和圖語必有離不開的關係。可惜那些圖語，還沒有被我們發見。但是我想從金文裏看來，有許多被前人當做文字解釋的，實在便是當時的圖語。例如舊名對鼎的^𠂇，是一手牽着羊，和甲文裏的^𠂇是一箇字。我以為是表示養羊的圖語。舊名弟鼎的^𠂇，是表示製造取鳥的東西的，或是表示他是打鳥的。舊名手執中彝的^𠂇，是一手持中，表示他是射的時候管理中的，中是儀禮鄉射禮裏所謂「鹿中」、「虎中」、「兕中」的中。中是盛箭的器具，本來是個象中形的^口，後來因為畫和刻的漸漸變改，要和別的同一樣子的東西相混了，便在一^口裏頭放一枝箭，以便和別的同樣的器具不會相混。舊名荷貝鼎的^𠂇，是表示擔了貝去貿易的。舊名立戈彝的^𠂇，是表示他製造兵器的。舊名庚鑄的^𠂇，是表示他製造鏡子的。舊名虧爵的^𠂇，表示他製造皿和鬲一類飲食用的器具的。舊名車爵的^𠂇，是表示他製造手榜的。舊名於爵的^𠂇，是拿着兵器在那裏守望的。舊名商飲的^𠂇，是表示他造酒的。（或者^𠂇是造這器的人的姓，國語裏說：「黃帝之後十二姓，其中有酉姓。」）舊名子執戈觚的^𠂇，是人拿着戈去打人的，表示他是一箇戰士。舊名手執干鼎的^𠂇，是手拿着捕鳥的畢，畢裏一隻飛鳥，表示他是打鳥的。舊名子車爵的^𠂇，是人背一箇囊，表示他是賣囊的，或是一箇代人們負行李的勞工，或是表示他出外去的。舊名節鉞卣的^𠂇，是一把斤對着一顆樹，表示木工的斫木。舊名亞迺的^𠂇，是最先造的家字，^𠂇是表示一箇客從外面到家裏來止。是表這家裏的主人。舊名於迺的^𠂇，是家外有拿着兵器在那裏守望的人，或者是表貴族，或表這家是做某貴族守望的人住的。舊名亞迺的^𠂇，亞裏有^𠂇，^𠂇是僕的最省的，象人頭上頂戴了一箇飲食的器具，這亦或表貴族家裏有奴隸服役，或是奴隸的家。舊名子爵的^𠂇，是表姓子的住宅。舊名冊卣的^𠂇，或是表造卣的人有功勞記在功勞簿上，或者表這人是製造書籍的。舊名父辛鼎的^𠂇，父辛是表父辛是造鼓的。舊名丙父癸彝的^𠂇，父癸是表父癸是造稱錘的，^𠂇就是說文裏的冂字，和丙是一字，兩本來是稱錘，借做斤兩的兩。舊名父癸彝的^𠂇，父癸，是手拿着盛酒的爵，表父癸是侍候喝酒的，也就是奴隸。舊名父乙鐸的^𠂇，父乙，是一箇人右手拿着打人的戈，左手拿着防人的盾，表示父乙是一箇戰士。舊名父丁爵的^𠂇，父丁，是兩手捧着鍋子，表示父丁是箇大司務。舊名子執弓尊的^𠂇，^𠂇裏一箇人一手高舉，一手拿弓，是象人正把箭射出的樣子，家外立着一枝戈，大概也是表一箇軍人的家庭。

名旗單面的  是把兩箇捕鳥的東西上下攻打，一隻手向裏邊捕鳥。舊名弓父庚卣的  父庚，表父庚是造弓的。舊名禮丁鼎的  且丁， 便是說文裏的  和  兩箇字， 是一箇字， 是極的先造字，極便是籬笆。 便是籬笆的籬的先造字。這表且丁是造籬笆的。舊名子刀父乙方鼎的  父乙，表姓子的父乙是造刀的。舊名父丁鼎的  父丁，表父丁是箇屠夫。舊釋目父癸爵的  父癸， 父癸是箇獵夫。舊名足跡解的  是街道，兩隻脚在街道上走着，這箇意思或是和甲文裏的  字一樣，表四通八達的地方有巡警守着，大概造解的人是現在的交通警察。舊名豕形父己爵的  父己，是表父己是箇屠夫。舊釋目父癸爵的  父癸， 父癸是象一人望着來人，大概表造爵的人他的職務如周禮所謂「掌訏」，就是現在旅館裏的接客，或者他的職務如前清衙門裏的捕僧， 是所謂眼， 是犯法的人，捕僧伺察犯法的人，所以畫個  和 。舊名亞形立旅彝的  是僕字的省文， 是他的名字， 是兩箇人扛着一隻盤， 是一箇人拿着一隻腳。大概這是一箇貴族的家庭，他有掌他一族旗幟的，也有扛着盤伺候他飲食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役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 字裏的 推想這裏的 是表保衛的）也有服務的，（從